

# 钢铁人生

## (报告文学)

□慕远

40多年前,李志元小时候,村里经常停电,母亲就给他点一盏煤油灯。油灯亮起来的时候,他总觉得那冒出的火苗像一束光,照进脑海里。他常常目不转睛盯着那簇火苗聚精会神地看,看它怎么跳,怎么分叉,怎么在风里歪一下又正回来。直到母亲喊他睡觉,他才恋恋不舍地挪开目光。

上学后,化学老师讲火焰的分层。外焰、内焰、焰心,一层一层,颜色不同,温度不同。他记得特别清。

冥冥之中,他对火焰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感情。

1998年,他从家乡平山县的古月中学毕业。父亲想让他学厨师,他跟着学了一阵,发现自己对这行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趣。回到家,父亲又让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学砌砖。这回他学得津津有味,很快就能独立砌墙。正好到了娶妻成家的年纪,家里翻盖房子,他就担起了砌墙抹灰的活儿。父亲看他干这行挺对口,又购置了搅拌机。就这样,他一个人砌墙,一个人抹灰,一个人把一栋房子从地上立了起来。

2000年,房子盖起来了。姑姑家的表哥有一天来到家里,说南甸钢铁厂招人,招工条件要求必须是高中生。他报了名。不久,他来到厂里,在化工厂二楼集训。集训结束后,他与187名同事一同前往承德钢厂学习。

### 师傅领进门

在承钢,他跟的第一位师傅教会了他看火焰。

当时承钢采用的是“三孔六眼二次燃烧氧枪”炼钢技术。他拿起火焰镜片一看,就能分辨出火焰的分层。师傅一点拨,他就很快掌握了通过火焰颜色判断炉水温度的门道。师傅看他是个好苗子,有时刻意离开工位,他便坐到工位上摇炉,师傅则在一旁看他如何操作。他按照师傅教的要点,一步一步,有条不紊。师傅在一旁欣慰地点着头。

当时承钢炼钢采用的是“半钢炼钢”技术。这种技术的弊端是炉温不好控制,钢水里面钒含量高,得先把钒去除。这样,整个炼钢过程的技术要求就很高。他学技术很快,动作要领一点点记在心里。他的理念是防患于未然——通过过程控制冶炼,实现整个炼铸过程的精准控制。跟他同一个师傅门下的同事,技术方面跟他截然相反,是等出了问题再去控制。他摇炉结束后,师傅提上氧枪上去处理一下就能结束;他的同门师弟操作完后,师傅上去要处理很久才能结束。这样一来,师傅对他更多了几分偏爱。

承钢学习结束后,一号炼钢炉还没建起来,他们被安排在车间打扫卫生、干些杂活。一号炼钢炉建起来后,他们被分成甲乙

丙三个班。他是甲班“铸钢水”。

他的第二位师傅是邯钢的,跟他讲得最多的是炼钢的专业术语。每一句话他听后都要在心里反复揣摩,然后自己去印证,加上日常操作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冶炼理念。

二号炼钢炉建起来后,他的第三位师傅是陕西人,跟他讲的是技能方面的知识——一个是火焰,一个是拉碳、重碳。当时主要生产HRB335,也就是螺纹钢。为了精准地看清碳花,他特意配了一副二百度的眼镜。为的就是在碳花飞起的瞬间,看清它分了几个叉儿,根据分叉儿判定含碳量是否在控制范围之内。师傅开始还盯着他,后来逐步让他独立操作了。螺纹钢冶炼技术要求含碳量在0.25%以内就符合国标。到2005年,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炼钢技术,凭碳花就能分辨含碳量。

那一年,他参加了河北省在唐钢举办的全省炼钢职业技能大赛,获得个人第十一名。

### 授人以渔

敬业集团炼钢炉一座座建起来,急需一大批炼钢人才。作为第一批掌握炼钢技术的人,他担起了培养人才的重任。

炉前工霍彦召映入他的视线。班组反映这人比较散漫,都不看好他。李志元问霍彦召:“你想学什么?”

“我想学摇炉子。”霍彦召答得干脆利落。

“那你跟我说说,摇炉的基本技能是什么?”霍彦召回答得干脆利落,而且所答内容基本符合摇炉技术要求。于是,霍彦召成了他第一个徒弟。短短一个月,霍彦召就掌握了摇炉技术。这么一个难得的炼钢技术人才,两年后因个人原因离开了。

厂里为了培养人才,先后派给他三个炉长学习炼钢技术。他都毫不保留地倾囊相授。他的第二个徒弟叫李二军,这个人扎实肯干,在李志元的调教下很快掌握了炼钢技术,也成了他炼钢班组里的得力帮手。现在,李二军远赴粤北钢厂,担任炼钢专业技术人员。

他所在班组从每班炼8炉提高到15炉,又从15炉提高到18炉时,技术上遇到了瓶颈,产量停留了两年,再也提升不上去。为了突破瓶颈,厂里安排他们去对标学习。学成回来后,产量从18炉提高到24炉。2007年,8小时的产能除了河南安阳钢厂外,只有他们保持着这个纪录。

2007年,北区建起了大转炉。他敏锐地感觉到,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机遇。

2008年,他来到北区,就是为了学习大转炉技术。北区主要生产普碳钢,主打板坯;南区主要生产方坯。一板一方,技术层面天差地别。2009年生产船板钢,时任中厚板厂厂长的张世林经常和他探讨炼钢技术。在炼钢过程中发现钢坯表面发红,这是余锰高所致,必须把合金降下来,要不然炼



李志元在检查中板。

肖建国 摄

出来的钢就是废钢。不精准控制,冶炼就不合格了。按照以往看碳花的经验,准确到几个碳行不通了。后来除了锰高之外,铬含量也超标。为了查找原因,他就到进料区用铁锤砸开坯料,但砸开后所呈现出来的颜色差别很小。他就请教专业师傅,逐渐掌握了这项技术。

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看碳只看一眼的技术——重点看火焰颜色反映出来的含碳量,通过火焰颜色判定温度、含碳量,以及是否需要提氧、是否加入碳粉,都一一精准掌握。

李志元说,炼钢就是从含碳量4%降到0.1%,容差范围在0.002到200之内都叫钢。炼钢的五大元素是“碳、硅、锰、磷、硫”。磷和硫是有害物质,必须剔除;碳、硅、锰则是决定钢各方面性能的。特别是集团转型升级后,钢里面磷的含量要求比较低,特殊钢材除外。

### 火眼金睛

2010年,他偶然听说碳可以实现预脱氧,降低钢铁生产成本。李志元立刻动了心。

他查阅相关资料,总结现场数据,在炉后连铸之间来回跑。20公斤一袋的碳粉,他一次一袋、半袋地不断添加、调整,紧盯火焰变化。最终在无数次试验中,摸索出了最佳添加时机和用量。不到一个月,李志元成功攻克技术难关。

如今,这项“碳粉预脱氧技术”早已在集团全面推广,显著提升了钢水纯净度,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

李志元2000年步入敬业,二十五年来从泥瓦匠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大国工匠。在他身上秉承着一个理念:安全是贯穿整个生产过程最重要的一环。他所在的班组二十多年来安全零事故,这是非常

# 戈壁一条山

□张洪江

牵引,当地人十分热忱,耐心为我们指路。很快我们找到一条山一号灌灌站。不曾想,滴灌站负责人正是我儿时的邻居李大哥。时隔数十年重逢,他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团部家属院的模样,记得院子最后一排仅有三户人家,我们两家相邻而居。

当年的兵团十六团,这片盛满岁月烟火的驻地,连同老礼堂旧址,如今已归条山集团。步入焕然一新的条山集团院区,耳畔仿佛响起老团场礼堂集会的喧闹、带着时代印记的歌舞;眼前浮现礼堂后方高耸的煤堆、错落的瓦房,袅袅炊烟缓缓升起。散落半生的儿时记忆,因故人旧地慢慢聚拢拼接,化作鲜活的画面,撼动心扉,慰藉灵魂。

脚踏老家属院原址,我的心跳愈发急

促。我深深呼吸这片土地的空气,努力拾捡记忆中的童年碎片。这时,我们巧遇回乡探亲的老兵团子弟张大哥。他缓缓给我们讲述一条山数十年的沧桑变迁:1958年,包兰铁路景泰站建成通车;1970年,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扎根一条山,垦荒戍边;1974年,景电工程引黄河活水滋养戈壁,荒漠焕发生机;1978年,景泰县城从芦阳迁到一条山,昔日荒凉垦区,慢慢发展成繁华的县域中心。张大哥还告诉我,当年我们就读的农场小学,如今改扩建为设施完善的景泰第六中学;过去低矮错落的尖顶房小院,早已被整齐崭新的楼宇替代。

岁月流转,戈壁故土早已换了新颜。许多旧日景致不复存在,唯有院前的山形轮廓、

### 心路

我生于济南,成长于甘肃景泰,在一条山建设兵团度过了十一岁之前最纯粹无忧的童年时光。四十多年里,这座深藏戈壁的故乡,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梦里,一次次向我奔赴而来,一次次轻声呼唤着我。无数次,我从这样温暖的梦中醒来,热泪盈眶。 2026年十一假期,在一众亲友相伴之下,奔赴令我魂牵梦萦半生的一条山。

遥想父辈当年,在戈壁滩挖出半人深的地窝棚,架木椽、铺干草、覆泥土,以此为家,遮风避雨。彼时餐桌上,四季菜蔬多是土豆、白菜、胡萝卜。每到秋季,家家户户把耐储存的土豆码进地窖,储备足够一整个寒冬的口粮。父辈们开荒耕种、压沙治碱、修渠引水,终日辛劳,回到地窝棚,围坐在摆着热饭的桌前,看一看熟睡的孩子、身旁相伴的妻子,眼底便盛满质朴的幸福。

汽车在旧场区缓缓前行,我强压心底翻涌的激动,尽量平稳地向当地人打听昔日一条山农场与相邻水库的旧址。许是故土缘分

红薯,别称番薯、地瓜、红苕、山芋等。四百多年前,它从南美来到中国,落根在一块坡坡地里。在荒年里,它是百姓的救命口粮。我的年少时光,渲染着薯藤的青绿,裹挟着烤红薯的浓郁甜香。

开春地气回暖,就要着手培育薯苗。父亲挑出完好饱满的红薯,整齐码进整好的田垄上,垫上从畜栏里清理出来的有机肥,盖上一层薄土,再覆上草苫和塑料膜保温保湿。一周左右,紫红色的嫩芽顶开泥土,一簇簇小苗舒展开来。薯苗长到约两尺,就割下来剪成两段,移栽到提前起好的垄上。

移栽薯苗通常在阴天或雨后,有些人冒雨移栽,利于生根成长。乡亲们戴着斗笠、穿着雨衣,把裁剪好的薯苗挑到地里,将薯苗斜插进松软土里,掩土压实。红薯生长适应性强,山坡薄土、贫瘠旱地都可种植。几场春雨一过,藤蔓四下铺开,绿叶连成一大片绿毯子。

进入盛夏时节,薯田里有件要紧活,就是翻薯藤。薯藤节上容易长须根,扎进土里会抢走养分,地下的薯块就长不大。翻薯藤

要在大晴天的高温中进行效果才好,人们在烈日下把蔓延的藤条提起来,顺着一个方向归拢到垄上。小孩子喜欢跟着大人下地,在薯田里捉虫子玩,顺手掐下几把嫩薯叶,带回家炒菜。

等到霜降,秋霜把红薯的藤蔓冻黄,就到了采挖红薯的时候。先拿镰刀刮掉枯藤,挥起锨头顺着薯莖小心挖开泥土。一兜兜红薯翻出来,有白皮的,有红皮的,有紫皮的,有黄肉的,有白肉的,有紫肉的,大大小小,裹着泥土躺在垄间。大人拾拾成堆,孩子挎着小篮子跟在后头,捡漏掉的小红薯,这是秋收里实实在在的盼头。

采挖回来的红薯要仔细分拣。表皮完好、个头大的,留着放进地窖里。破皮、个小的,切片晒薯干,或是磨淀粉。深挖出来的地窖冬暖夏凉,是红薯过冬的好去处。大家用筐子装薯,拿绳子慢慢吊下去,轻拿轻放

码整齐,挡住寒霜,保住这一季收成。

在当年物资紧巴的时候,乡亲们把红薯吃出花样。老话讲“红薯汤,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”,就是那段日子真实的写照。

简单的吃法,就是整锅烩红薯,或是埋在灶膛余火里煨,寒冬放入火笼里煨。洗干净的红薯上锅隔水蒸熟,外皮微微起皱,掰开就是金黄绵软的薯肉。

红薯切片晒干,就能至少保存一年不变质。口感最好的红薯干,是经过三蒸三晒制作出来的,就是蒸三遍晒三遍,香软津甜,陶醉味蕾。

红薯淀粉,又是农家的一种好食材。把红薯洗净碾碎,加水滤浆,静置沉淀,得到雪白的薯粉。薯粉可以熬凉粉,淋上辣椒、蒜醋,夏天吃清爽解腻。也能做成粉条,挂起来晾晒,逢年过节添料炖煮待客,是桌上少不了的好菜。

老水库残存的堤坝静静伫立,默默见证世事变迁,提醒着我:四十多年前,我曾在这里度过整个童年。此刻,尘封半生的童年记忆,在脑海里一一鲜活起来。戈壁晚风缓缓吹过,院旁的团场露天影院人声鼎沸。年少的我爬上房顶,自在观影,肆意欢笑,笑声划过浩瀚星空,久久不散;母亲双手提着水桶,往返于家门和院前水库,水桶轻晃,盛满一汪清水,撑起一家人平凡的日常。

此番千里归乡,亲友相伴、山河同行,我驾驶着坦克300越野车驰骋父辈曾经奋斗的土地,是圆梦,是回望,更是两代人初心与信仰跨越时空的呼应。旧院烟火、房顶童趣、邻里温情、父辈坚守,所有的时光碎片,都完整留存心底。离别在即,我再次回望连绵逶迤的一条山山脉。风起戈壁,条山集团院内的五星红旗依旧迎风舒展,熠熠生辉。一条山,是父辈挥洒热血的奋斗沃土,是我藏于岁月深处的童年原乡,更是我此生念念不忘的心灵归处。

到了年节,红薯还能做成点心。蒸熟捣成薯泥,掺一点面粉,捏成团子下油锅炸,金黄酥脆的红薯丸子、红薯油糕,就是招待客人的吃食。也有人把薯泥擀薄撒上芝麻晒干,再油炸,香甜酥烂,是孩子们期盼的年货。还可油炸薯片干。

薯藤、薯叶也一点不浪费。嫩薯尖清炒,味道清鲜。老藤收割晒干,拿来喂猪喂牛羊。从地下薯块到地上茎叶都派得上用场,实实在任在撑着农家的生计。

红薯还能酿出薯干白酒。从前家里盖房、请人帮忙,手头拮据,就背半袋薯干去供销社,换回薯干酒招待亲友。

时代变了,红薯的身份也变了。从前不得已用来充饥的粗粮,现在成了养生食材。营养研究发现它膳食纤维丰富,含有多维生素 and 微量元素,成了热门健康食材。寒冬的街头,烤红薯的小车飘着香气,当年的救命粮,变成受人喜欢的小吃。

一垄薯藤,牵起数百年山海往事;一缕薯香,载着数代人的乡愁。饥荒之年,它救百姓渡难关;太平年月,它滋养人间烟火;到今天,又化作乡村振兴的希望。

### 随笔

## 红叶的盛宴

□裴金超

霜降,这个节气自带一抹清寒与深邃,它是秋天的最后一抹温柔,也是冬天悄然而至的前奏。此时,气温骤降,昼夜温差加大,自然界的色彩被重新调配。万木皆凋之时,唯有那漫山遍野的红叶,如燃烧的火焰,点燃了整个秋天的尾声,更将天空染得通红。此景,让人不禁感叹: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而这句诗绝非虚言,红叶的美,是其它花卉所无法比拟的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年霜降时节,爷爷都会带我去爬家后的那座小山。那座小山不高,却藏着无数童年的记忆与美好。山脚下,溪水潺潺,清澈见底,仿佛能洗净世间一切尘埃;山腰间,郁郁葱葱的林木透露着生命的勃勃生机;而山顶之上,则是那片令人向往的枫树林。而那片枫树林,更是我们祖孙俩的秘密基地。每当霜降来临,这里的枫树便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,叶子由绿转黄,再由黄变红,最终化为一片火红的海洋,美得让人窒息。那里自然也成了我们观赏红叶的最佳去处。

那时,爷爷总是牵着我的小手,漫步在蜿蜒的林间小道上。爷爷一边走一边讲述着他年轻时的故事。他说,当时虽物质匮乏,但心灵富足,因为有了这满山的红叶,生活便充满了色彩和希望。爷爷有时会停下脚步,轻轻拾起一片落叶,细细端详,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。他告诉我,每一片红叶都是时间的见证者。它们经历了春的生机、夏的繁茂,最终在秋的尾端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,这不仅仅是色彩的转变,更是生命力量的展现。有时,偶尔有几片红叶飘落在眼前,然后又又在秋风中翩翩起舞。这些红叶即便面临离枝的宿命,也要以最优雅的姿态,向世人展示生命最后的飞扬与美丽。

我伸手接住一片缓缓飘落的红叶,轻轻摩挲着它光滑的表面,感受着那份来自大自然的温暖与力量。叶子虽轻,却承载着时间的重量。那一刻,我仿佛能听到叶子在低语,讲述着关于时间、关于成长、关于离别的故事。

去年霜降,我和朋友再次来到小时候的那座小山看红叶。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但那座小山和那片枫树林依旧如故。我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美景,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光。朋友忽然惊叫一声,指着远处一株高大的枫树,说是看到一只小松鼠正忙着储备过冬的食物。透过树叶的缝隙,我们隐约看到那只小松鼠穿梭在枝头间,忙得不亦乐乎。朋友拿出手机,试图捕捉这可爱的瞬间,可惜小松鼠太过敏捷,一闪便消失了踪影。

这一幕让我想起了爷爷曾经告诉我的一个故事。他说,在他小时候,山上的松鼠很多,每到秋天,它们就会忙着收集松果和坚果,为冬天做准备。有时候,他会悄悄地跟在松鼠后面,看它们如何巧妙地将食物藏起来。那些松鼠似乎从未注意到他的存在,或许它们知道,这个人并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。

霜降,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节气,实际上是秋天最为浓烈的情感表达。它不仅仅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位过客,更是自然界最为绚烂的谢幕仪式,以一场红叶的盛宴,向世界宣告着秋天的深情与不舍。

### 繁星

## 秋意

□闫敬督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秋,不是季节的句号  | 此刻安静地      |
| 看那些叶子      | 把自己酿成一滴香味  |
| 不慌忙地交出绿色   |            |
| 像交出一段      | 风不再漫无目的地奔跑 |
| 不再需要辩白的青春  | 它把云推成雁阵的形状 |
|            | 河水吹出皱纹     |
| 金黄不是衰老     | 去提醒每一座山    |
| 是一种直面阳光的勇气 | 该换上旧衣裳了    |
| 果实低垂       |            |
| 是因为学会了谦卑   | 而我,在秋天里走路  |
| 高喊过春天的花朵   | 踩着满地脆响的往事  |

## 秋日葡园

□心庭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曾经的过往长成了  | 请别惊扰     |
| 故事        | 不说穿葡萄生动  |
| 我偏执地爱上秋天  | 缜密的排列    |
| 的味道       | 是喜悦的相遇   |
| 如同人世的一剂良药 | 是缝补暗伤    |
| 路过的人      | 是爱与被爱    |
| 请放轻脚步     | 谁为谁动用的一生 |
| 请错开点目光    | 良药甜心     |
| 季节深处结出花好  | 含在齿间的每一粒 |
| 月圆的词语     | 都是清激     |